

从国际标准化组织生物多样性技术委员会 (ISO/TC331) 年会看国际生物多样性标准进展情况

文/周晋峰, 张大芊, 王豁, 马勇, 宋晓丽

摘要: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退化、修复、评估等国际衡量标准需要尽快敲定, 以帮助后 2020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执行和反馈; 可行的, 便于执行的, 可衡量结果的框架, 也离不开合理的评价指标。国际标准化组织及新设立的生物多样性技术委员会 (TC331) 目前正分为四个工作组敲定定义及标准。本论文记录了第二次 TC331 年会内容, 便于追踪相关标准进展及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国际标准化组织, 全球标准治理, 生态保护

周晋峰 张大芊 王豁 马勇 宋晓丽.《从国际标准化组织生物多样性技术委员会 (ISO/TC331) 年会看国际生物多样性标准进展情况》.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第 1 卷第 7 期, 2002 年 6 月. ISSN2749-9065. doi: 10.56090/BioGreen Vol.1.202206

联合国“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2011-2020)此前达成程度不尽如人意, 原因是多方面的, 衡量目标指标时缺乏一致性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衡量生物多样性绩效时, 需要利用多个指标(如自然栖息地的覆盖范围和濒危物种的数量), 难以像气候变化一样用单一标准进行比较。这导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难以在缔约方国家层面上比较保护成果。因此,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退化、修复、评估等国际衡量标准需要尽快敲定, 以对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执行和反馈起到辅助作用。

(一) ISO/TC331 年会背景介绍

国际标准化组织及新设立的生物多样性技术委员会 (TC331), 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是一个由国家标准化机构组成的世界范围的联合会，现有 167 个成员。¹根据该组织章程，每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标准化团体作为其成员。其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标准化工作的发展，以利于国际物资交流和互助，并扩大知识、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国际标准，协调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工作，与其他国际性组织合作研究有关标准化问题。

国际标准化组织生物多样性技术委员会（ISO/TC331）成立于 2020 年，秘书处设在法国。建立后，旨在推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标准化，以整体和全球的方式为所有机构制定原则、框架、要求、指南和支持工具，以加强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² TC331 目前已设置了主席顾问团（CAG）、术语工作组和 3 个其他工作组（“保护恢复保育”工作组，“测量、数据、监测和评估”工作组及“组织、策略、可持续利用”工作组）。委员会秘书处征集了各国参与工作组的意向，并根据各单位申报提案的情况进行了分工。

在 ISO/TC331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承担的支持下，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主导提出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指南》的提案向 ISO 提交，并在 2021 年 6 月 29 日~7 月 2 日举办的 ISO/TC331 第一次年会上进行提案汇报，最终经各国代表团全体投票表决，该提案获 54% 的高票支持，仅次于关于制定术语项目（93%）的支持率。

2022 年 4 月 4 日-8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生物多样性技术委员会 ISO/TC331

¹ <https://www.iso.org/members.html>

² <https://www.iso.org/committee/8030847.html>

第二次年会召开。来自世界 20 多个国家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标准环境联盟（ECOS）等组织的一百多名代表参加。中国绿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也对相关提案进行了整理和评估。

（二）TC331 第二次全体会议动态一览

第一工作小组“术语，概念及定义”主要讨论了第一工作组未来工作范围及最近的术语相关提案描述。

对于 WG 1 范围提案，工作组做出以下修改：

标准化工作需要列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术语和概念及其定义，以便有一种共同语言，节省开展 TC 331 工作的时间和效率，尊重现有的国际公认术语和标准并进行参考。

此处术语涉及：

- 组已被认可的组织和相关条约和公约（例如 CBD、IUCN、IPBES、卡塔赫纳议定书、名古屋议定书、CITES、SER、FAO、UNEP）的术语。

- 已有的 ISO 标准中的术语。

- 表达新需求和新实践的新术语和定义

- 由于生物多样性指南和标准的用户通常在多学科团队中工作，因此 ISO/TC 331/WG 1 的工作组织必须能够采用跨学科方法，允许每个学科进行对话。

对于此前的 ISO/NP TS 13208-1 提案（定义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术语和定义，

涵盖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29 个有投票权的 P 成员中有 27 个批准了该提案, 29 个有投票权的 P 成员中有 2 个拒绝了该提案 (比利时和德国), 因为他们想要添加“现有国际公认的术语和标准将受到尊重”以及将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及其相关词汇表。因为投赞成票的 P 成员大于三分之二, 本提案在接受两位成员意见后移向下一工作阶段。

第二工作小组“测量、数据、监控和评估工作组”(ISO/TC331 AHG2) 主要讨论了工作范围、优先项的总结及此前会议后各国专家代表的反馈意见。

针对 5 个层级: 区域层级、生态层级、生物群落层级、物种层级、基因层级的概念, 中国、日本、巴西等各国专家纷纷提出了反馈评论。

TC 331 要求发起新项目 (“设计和实施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的过程”的工作 (BNG)”) 投票, 由 Tom Butterworth 作为项目负责人。其中,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相关提案将在未来工作中给出更详细的版本。

第三工作小组“保护、保育、恢复工作组”(ISO/TC331 AHG3) 的工作汇报中, 周晋峰博士作为该专家组的成员在此前 3 月份的小组会议中曾经提出, 生态的“保护”(protection) 是目前收益最大、标准化后得益最多的概念, 应当秉承“预防的效果好于事后再治理”的原则, 第三工作小组由最初的“恢复、保育、保护”更名为“保护、保育、恢复”工作组, 这一决定在此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成为正式决议。

第三小组的工作汇报中, 主要确定了组织目标: 设计保护保育及恢复相关的

原则，框架及相关工具，以支持相关活动的实施及获益；以及达成共识：造福社会（Nature for Society）保护自然（Nature for Nature）传承文化（Nature as Culture）。

第四工作小组“组织、策略、可持续利用工作组”（ISO/TC331 AHG4）主要讨论了未来工作范围，经过几版修改，初步确定未来工作范围提案：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旨在支持组织及其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战略。包括制定指导方针、原则和实践，以支持政策、设定目标、行动计划等。具体工作重点如下：

- 与其他现有 ISO 标准的联系，以及与其他 TC331 工作组的合作
- 组织（包括金融机构在内）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依赖性，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机遇。
- 整个价值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或/和依赖关系，包括上游和下游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价值的联系。

第四工作组的四个提案情况如下：

根据 AHG 4 会议期间的讨论结果，AHG 4 确认其会处理 AHG 4 会议期间提出的所有提案。下一步将设置新工作项目提案（NWIP）。

1) 生物多样性——组织的战略和运营方法——要求和指南（法国）

= ISO/NP 17298– TC 咨询持续到 2022 年 6 月 23 日

2) 本地物种衍生产品表征指南（秘鲁）= ISO/NP 17317–TC 咨询持续至 2022 年

6 月 23 日

3) 生物多样性和原材料 (德国) N93&N106—距 NP 投票还有八周

4) 生物多样性和食品行业 (德国) N94&N107—距 NP 投票还有八周

其中, 鉴于委员会发起 NP 投票, TC 331 要求 3, 4 项目负责人 Marion Hammerl 为开发 IS (国际标准) 或 TS (技术规范) 的项目准备表格。

(三) 关于积极参与全球标准治理的反思与建议

纵观本次会议, 通过各国代表的积极参与及提案准备情况, 笔者为此次我国国内技术对口单位的认真准备表示感谢。为推动共建生态文明、地球生命共同体, 笔者从标准角度就未来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出以下建议和思考。

(1) 国内研究院及社会团体应当重视国际标准的影响力及对于“国产标准”的推广; 应当意识到标准的定义过程意味着话语权的争夺; 应当认识到创新及标准化是推动行业工作的良好媒介; 应当明确组织参与方面只能脚踏实地一步步通过提案及会议建议进行推进。

(2) 相应地, 在今后类似会议的准备工作中, 我们应当: 1. 整理已有材料及标准; 2. 按照国际交流模式修改并完善已有标准; 3. 与会议中依照流程提出标准; 4. 吸取其他专家反馈意见, 并争取在修改后将相应标准纳入国际标准体系中。

在与其他专家交流时, 应当注意: 1. 会议前研究其他提案和有关资料, 理清其目的, 明确和中国的利益关系; 2. 于会议上依照流程提出反馈意见, 并询问专家应用场景等具体问题; 3. 听取其他专家对于提案的意见, 总结并形成经验, 以便后

续投票及合作参考。

(3) 生物多样性标准方面，即将于昆明召开的 CBD COP15 将敲定后 2020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影响本标准的术语及其他定义。社会各界均需提升意识，加大民众参与力度，在完善标准的同时，促进执行《公约》的政治意愿，增加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动力。